

時事述評

擊破敵人的迂迴戰略

前半月我們保衛軍事中心的徐州，主力完全集中在津浦綫上，保衛徐州可說是付相當的成功。可惜沒有注意到敵人的迂迴戰者，「而欲打進津浦綫奪取徐州為中心，擴大到切斷平漢滬海及黃河北岸，形成中原大會戰一連失去封邱，淇汲，新縣，博愛及東地陽關等，開封，鄭州時成為戰爭的中心了。

幸付汴，鄭，洛，潼之綫，我軍置以重兵，迅速前往前線堵截，才擊破了敵人的迂迴計劃。

現在平漢綫以我軍的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與敵相持於忠義一帶，大勢好轉。不過我軍應該注意敵人善於利用迂迴戰者，過去上海失守，江浙放棄，就是敵人迂迴戰略擊我們側翼的弱點。

我們現在必須克服這種弱點不可，就須得保存各方面軍事配合的中心。確定堅持白華作戰的部隊，不怕敵人深入迂迴切斷後路，我們堅求外冀迂迴戰擊敵人，第一我們要控制江淮河漢之間的主力軍和生力軍，要有中原會戰一切必要的準備。第二津浦綫上要有極高的機動性，而野戰軍或進軍有決心的留在敵人的側翼或後方堅持作戰，並在豫東有大的游擊隊。第四必須要堅持保守開封，鄭州，徐州等的軍事重地。

。如此才能克服我們的弱點，擊潰敵人的迂迴戰略。

英國政變的前途

英國是一個愛和平的國家，反侵略陣線最重的一環。英國有了轉變，國際間也不免要發生動搖。這次「英意談判」引起外相艾登辭職，艾登是上黨和自由黨的代表者，是愛好和平者。

相的，是張伯倫是歐洲大陸派去法西斯主義的代表人，所以這久「英意談判」不妨犧牲艾登而拉意國，只要地中海可以苟安一時，不妨叛逆和平集團犧牲英國整個人民的利益破壞一貫的外交政策，甘願助桀為虐，殘殺人類。

但是張氏這種土張是走不進的，他沒有回去看英國是建築在殖民地上的，斤年來殖民地運動隨時在爆發，其所以發生大屠殺就是艾登走上了和平陣綫，同時與法蘇接近扶助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反對侵略陣綫的原故。

今天張氏要倒行逆施，第一就引起英國工黨和自由黨的反對要請艾登復職。如果張氏要繼續下去，這兩種摩擦絕不輕視。第二地中海的風雲還是沒有辦法可以解決，討討意國的寵愛，却得不着德國的歡心。第三「德奧協定」就是證明這是侵略集團的一貫政策是毫無足怪的。第二遠東的侵略者抓着這弱點，更要竭力的進攻中國，威脅英國的利益連海軍根據地香港也會被奪去的。第四殖民地反帝運動又會爆發起來反映西班牙的勝利和中國抗戰，而法蘇等國絕對會

扶持他們。結果張氏是心不穩定，仍要本和平陣綫，好像法國的政府一樣，終於是人何能例外，否則英蘇蘇有加入德蘇陣綫。

希特勒的德奧合併

報上大肆登載的「德奧合併」，侵略者的眼中看起來是值得喜慶的，在和平陣綫的國家看來，一點卻不覺得驚訝，希特勒一登上台，就要「德奧合併」，恢復殖民地，「重分世界」。可是這一個問題引起德意，德蘇，德法的衝突，一時鬧得驚天動地，後來希特勒黑宰相的勝利才平息下去，今天希特勒重作而定了「德奧協定」。當然希特勒要宣揚他的本領了。

因為希特勒在德國時不看見眾的相仰，引起了革命的爆發，希特勒以斷絕的手段解決下去，可是自倫堡的圈子還是保起來，有機會又要東山再起。希氏在掩飾這種醜態，唯一的方法就是轉變國人的視線，除掉「承認僑滿」以外，那就是「德奧合併」了。

這次「德奧協定」即是一德奧合併的初步，也可說是增強德國的力量，不過他的好友黑茨辛和艾薩克起來，反對英國要好，並且願意撤出西境內的自願兵，藉此減少英義的摩擦，又可穩固阿比西尼亞的領土，英國也藉此安定地中海問題來應付德國了，進一步聯絡法蘇孤立德國的國際地位，豈不是自己進鑽牛角尖去。

由上證明：侵略集團的「德意軸心」是不穩固的，「德奧協定」祇有更增強和平陣綫的團結，幫助中國抗戰勝利。

讀經問題特輯

讀經與做古文

孟實

就各人安排自己的讀書範圍來說，讀經與不讀經，全是個人的自由，用不着辯來辯去。不過就站在教育立場，替一般學校規定課程來說，限定全國的學生去讀經，或是限定全國學生都不去讀經，這種決斷——如果不是武斷——就值得細考慮。

我相信專門研究國學的人們不能不讀經，正猶如研究西方文學的人對不能不讀希臘史到悲劇和新舊的諸古典名著。經書是中國文化思想的淵源，是中國民族特殊精神的表現。

不過在現在分工時代，社會的需要與個人的精力都不平。能容許一個受教育者走一條很窄的路。每個人都能從經書去明白中國文化思想與特殊精神，這已成爲一種可望不可攀的理想。它是研究國學者的特殊工作。十個受教育者之中至多祇能有一個人能專修國學，我們就要顧到其餘九個人的時力經濟。讀經到能真正得實益的程度，所需的時力中定防礙到其他功深的進居。現在學校讀經，恐怕正如讀第二外國語，費力多而無所成就。

主張讀經的道理自然很多，已經引起各人的討論，用不着多說。我想多數父兄師長希望子孫讀經，還是從前人的老心理，以爲經書是「古文」典型，要想做好文章，中須讀經書。這種迷信是急待打破的。爲練習文字發表力起見，以同樣的時力去研究語體文，比較以同樣的時力去研究經書古文，可以說是一事半功倍。我權信就一般人而論，做「古文」是不合理的，現代英國人不做伊利薩們代的古文，唐宋大家又何曾真正學周語殷盤呢？是第一時代的人，過用一時代的生活，就用一時代的語文發展思想。這已成爲世界公律，中國決非例外。「古文」是決不會復興的，絕對沒有未來的。現代青年還要學做「古文」，那是老鼠鑽牛角，死路一條。這番人經說過三番四遍的話，到今日還有再說的必要，我不但覺得奇怪，也很難受。

主張讀經做古文的教師們慣寫白話文者不通，他們應該捫良心自問：他們的學生們的「古文」卷有幾篇說得上「通」呢？我近來看一些青年人所做的腐氣沉沉的「古文」，愈然我堅信「古文」不可做。亂用語言的諸總是思想糊塗。現代人做「古文」不亂用語言，那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

舉一個小小的統計來說，現在青年用語體文做的作品，何觀的甚多。這二三十年來，我就沒有見到一個做「古文」的青年些出一部值得一看的書。我對於新舊書都歡喜看，并不分甚麼珍域。我自己也讀過經書，做過「古文」的，改作語體文是近十年的事。我覺得用語體文比用古文痛快得多就切得多。我現亦對於經書仍有幾分分戀，對於「古文」都敢斬定其爲偽製古體。我或許不會忘懷於論語討論左傳，檀子，樂記，學記之類書籍，但是我相信我這一輩子不會再歡喜唐宋八家的議論文，也不會再「古文」可發表思想。我對於一般青年的忠告是：經書讀但不必人人都讀，古文則絕對不可做。讀經書也要脫除各烘腐氣，用新方法去整理，出新觀點去鑑賞。帶各烘腐氣去讀經，就不免愈食愈腐。

讀經問題答客問

向庸

在這抗戰期中，讀經問題似有重新討論的必要，高見以爲怎樣？

這也還是一個值得討論的題目，但這討論不是自然限於抗戰方面着眼的？自然還須討論這問題的各方面不過具就抗戰方面而論，已經很可以看出這問題的重要性了。願聞其詳。

現在我國對倭抗戰，國民最高的道德不是放仁取義嗎？「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不讀經書，怎麼懂得這個道理。

先生之意則是，先生之言則非，成仁取義雖然不是國民當前的最高的道德，但不讀經不見得便不會了解這道理。

先生之意以爲可以用白話文講解經書大義嗎？我以爲這也是可能的的方法之一，假使一定得讀經大義的話，我們現在暫且放過讀經問題的價值論先提出讀經問題的方法論罷。

討論程序這樣規定是再好沒有了，這樣可以比較容易的得到一般人的了解，而且是平心靜氣的。

關於這點我首先要提一個原則來研究，凡是研究學習一種事體，不是以第一手材料爲最好嗎？一種材料一經過翻譯增加，原有的精神像信要失去一大半。

這個原則對是對的，但是我們仍然不能根據這個原則主張非讀經書不成。

尊論從何談起？這是很明白的，譬如沙士比亞的劇本是英國文學的最高典型，我們學英文，能夠一開頭便讀沙士比亞的劇本嗎？西洋人都讀聖經，但這類聖經多半是「已」用「語文」改過。

可借我國還沒有用現代語文改寫的經書，種種經書尚未出現以前，我們把這點作爲感嘆，先生是小學教育專家，我們來談談小學的教讀問題好嗎？

先生賜教何能幫助我們解決這些實際問題。

主 客 主 客 主 客 主 客 主 客 主 客 主 客 主 客 主 客 主 客 主 客

論讀經

何其芳

我曾經選過周作人的「我學國文的經驗」為中學國文教。在那篇文章裏他說他幼年讀過好幾種經，毫無益處，不過，「也不見得有損，或者只耗費若干的光陰吧了。」

雖說他在上文也會有點兒激烈的說，「我覺得那些主張讀經救國的人真是無謂極了，一說到後來終於露出了這些的尾巴。」

這是一條頗為漂亮的尾巴，就是所謂中庸之道。然而中庸之道畢竟是不行的。毫無益處就是有害處。這不僅是理論上的說法，也可以用事實來證明的。你聽他說過，「或者只耗費若干的光陰吧了，」彷彿人人都很有閒似的糟蹋了若干光陰并不算有損。又彷彿孩子們青年們也和老年人們一樣，什麼都已經有了定型，不易受影響。

這還不是事實，這不過就他自己的話引申一下而已。事實是我幼年也讀過好幾種經書。在我幼年的時候，前後讀了四年私塾，中間又跟着大人們逃到湖北去躲過一兩年棒匪，也逃脫了私塾因之讀的經實在很少。不過好在我國的經書也不很多，最高數不過十三，那我總算已經窺見一斑吧。我讀過四書，詩經，節本禮記和節本左傳。好處呢，真如周幽人所說，毫無。因為幼年的閱讀能力的增加可以說全靠看小說；寫作能力方面呢，會做翻案文章由於「東萊博議」，會湊一些漂亮句子由於「賦學正鵠」。這兩種書和其他能引起我一點興趣的書都是我自己從家裏的舊書箱裏翻出，在

讀經之外自己閱讀的。至於讀經對於做人方面有好處，說來更好笑了。那時是很老實的，對於聖賢們著的經書自然從來沒有懷疑過——不但不懷疑而且相信那裏面所說的呢，雖然他們實在一點也引不起我的興趣記得有一次溫習「禮記易讀」裏面的「曲禮」和「文王世子」，大概那時已十三四歲，能夠自己讀懂那些古書的大意了，忽然想到假若依據古禮，一個作兒子的人真是麻煩呀。接着又想，好在大家都不依從了，這是我把平常所見到的大人們的行為來和書中所說的禮節比較後的結論。這恐怕是讀經給與我的唯一的好處了，假若也可以算作好處的話實這告訴我說大人們都自己讀過經書，而且強迫別人讀經書，但他們並不管經書上說的是些什麼；同時似乎更使我悟到經書上所說的根本無於實行，等於廢話。

除了這，讀經還給與了我一些什麼呢？使我拘束，板滯，特備，使我的身體發育不良，使我十五歲時進了中學後一般的常識非常缺乏，而且不參加操場上的運動。

然而我這回寒假回到我的在鄉間的家裏。在火盆邊，在餐桌上，我祖父常常歡喜似的向我說，「你么妹聰明是很聰明的，可惜沒有讀過經書。」我這個最小的妹妹是一直從初小讀起來的。她才十二歲，已長得和比她大好幾歲的姐姐一樣高。她是很不用功的，但在小學裏的成績總是很好。這是說在身體和智力方面都是健全的發育着。其次，她已有着一些日常生活裏面的自然科學常識，而且她又會

是歡迎之至的，並且這也是整個讀經問題之一部分。近幾年來，常常有小學生的家長在家里請一位舊學老師於課餘教授學生讀些經書，這樁事實顯示就在小學方面關於讀經已經有一種不可遏制的社會的需要了。

我看這樁事實顯示社會的保守而非社會的需要，這些人愛小學生讀經，很少是為着要從裏面認識做人的道理，也不是為着要保存古老的文化，實在只是為着想讀點經書好作文章的文章，可惜就是這目的也並沒有達到，我知道這讀過經書的小學生作起文言文來，筆下往往還是

但是而今的小學有一樁事確太刺眼了，成天都讀些呢嗎的呀的東西，就說那之無甚高論，讀讀章太炎先生改訂的三字經，不是已經比較了講阿貓阿狗的書高明許多，而可以雅俗共賞了麼？

在小學裏讀三字經，也是不容否認的事，這樣所犯的錯誤與普通讀經是一樣的，三字經開頭兩句「人之初性善」使講的是人生哲學的大道理，豈是乳臭未淨的小孩子所能理解的，可惜這點理由，好多人仍然裝不懂。這樣說來，我又覺得讀經問題的價值論與方法是不該分割的。我又覺得讀經問題的價值論與方法那嗎，盼望改日再聆高論。

我們需要新五四運動

曼莉

「五四潮」振撼了全國各地，改變了整個的文壇，因受了一五四一的洗禮，我們底文壇漸漸地由死的狀態，而至充滿了活力，然而，奇怪，怎麼這股澎湃的浪潮，竟至遠達不到這西南角的四川，文學革命的聲浪卻還沒有進入西南文士的耳膜！「文學是有變遷性的」，這話誰也不能否認，譬如漢賦唐詩六朝駢文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都是前後遞嬗，代有興替，主要的原由當然是時代背景的關係，所以因時代背景的不同，在外國，英吉利的卻與Chaucer意大利的但丁Dante德意志的路德Reuter都創造或改造了「時代的文學」；在中國

熱心的跟着她的先王們同學們去募捐去徵集廢鐵，去擲場上組織歌詠隊宣傳。這使我感到我在幼年時候各方面都差多了，這就是讀經教育和比較合理的現代化的小學教育兩者所產生出來的不同的結果。然而我祖父還歎息她沒有讀過經書。

讀過經書而且還解經義的老先生們，倒底是一些什麼樣的人，又做了一些什麼樣的事呢？據我所知，大概平常是連「地球是圓的」都不相信，而在國破家未亡的時候往往會組織「地方維持會」。

不過我的祖父的意見究竟是無足輕重的，因為不會發生什麼影響，問題在讀經式的教育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根絕，而且在有些角落還有死灰復燃的傾向。五四運動已過去了這樣多年了，但因為那種運動既未深入社會的各階層又未擴展至各地域吧，也因爲當時只叛徒死的死了，發跡的發跡了，落伍的落伍了而舊的鬼魂又乘隙侵入吧，總之那種起碼的新文化運動似乎現在都還需要。雖然現在所需要的

新文化運動，在思想的內容上，在作法上，都是應該和以前很有差異的。

很多人都認爲我們這民族富於保守性，以我的看法却是由於一般人的智識程度的低落。許多多守舊的人不是也坐汽車，坐汽船嗎，因爲他們知道這些現代的交通工具比以前的騾車，木船實在便利得

多。不過稍爲複雜一點的事實他們就看不清楚了，比如他們總不承認白話爲一種比較文官便利的表達思想情感的工具，或者就是默認白話比較便利仍然說，「不行」。這其間恐怕有一點什麼苦衷吧。

近幾年來提倡最力的就只剩下幾個武人了（這真是亦可哀矣），廣東的陳濟棠將軍，湖南的何鍵將軍，和冀察的宋哲元將軍。對於他們我是想用一種寬大的看法解釋的，就是由於無知，無知並不是可羞恥的，因爲自從近代的學術和工作分劃得很細密，以之專門從事某一種學術研究或某一種工作後的人所知道的實在是非常有限的，錯誤在強不知其爲知而且要去管，要去干涉所不知道的事情。

除了無知的提倡讀經者而外，是不是還有一種有深意的提倡讀經者呢？也有的，早一點的例子是以讀經，科舉，八股文等統治了我們兩百多年的滿清。最近的例子是正在企圖滅亡我們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日本在東三省和冀東（現在恐怕擴大到它所佔的各處了）而學校裏也強迫着我們的年青的兄弟姊妹們讀吧。

這也是一個事實。也可以證明周作人之流的屁無益處但也不見得有損的讀經論是不行的。

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寫完。

新孟子五章

引餘撰集

○孟子曰：「學校之害學生者五：不使參加救亡工作也，不加加以戰時國難教育也，不改制課程也，令學生包圍紅白喜事也，不使學生稍有自由也。」

○孟子曰：「人知有一吹一拍一刮一特能者，恆貴爲校長；獨清高之士，其操心也爲一校譽。」

○孟子曰：「其勞心也爲一學生一故翻，且封門。」

○孟子曰：「名譽我所欲也，政權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名譽而掠取政權可也。」

○孟子曰：「一切宣言，實地破壞者，反動派也。欲一正黨一與一與反動派」之分，無他，視其所宣傳之主義可知矣。」

經過陳胡的發難暴義，新文學運動已經獲得了大的成功。這些，給與我們一個新的認識——歷史的文學觀。

所以五四以後便是新文學時代，時代在推着我們前進！同時我們在推着時代前進，新文學便是時代輪子的文化動力。

然而，相反地，我們讀了五年的國文，所講授的卻只有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什麼詞賦序跋諸令奏議誥祝嘏誌銘記典志箋疏便是我們研究的資料。姑不論這些東西能不能消化，總之，他們蘊蓄着慢性毒，會使年青的腦筋腐化，硬，而終至木化！由這種所謂「經史文學」的誘導作用青年的思想只有流於腐朽與保守。我們不敢說這是一「文學」，充其量不過是一「舊文章」，更甚一步，只是一「餵文字」。

退一百步言：即使所謂「經史百家雜鈔」型的文學絕對地適應着大時代的需要。所謂「國防文學」（即是「民族主義文學」）是以大眾化民族化爲原則，它的對象在於全民族，它的使命在於領導民衆，這個使命的完成並非新文學不辦；因爲在一切都要戰時化的今日，文學再也不是談藻賦花吟風弄月的消遣品了時代的要求是：大眾的覺醒與動員，時代不允任何入對抗戰還存着保留。梵羅希Pan Valley式的態度！

然而，在四川卻不然：第一，戰時化的文學還被遷在三峽以外；第二，大眾的態度還是保留，梵羅希式。

在帝國主義宰割弱小民族的大時代裏，五四運動爆發了，而且成功了；今天在這種聖民族自由解放抗戰裏，我覺得在民族復興根據地的四川，還需要一次文學的新「五四運動」。

它的目的應是：推翻經史文學，建設國防文藝。或者有所謂老蒼者來阻擋我們吧！不，不，我們只管朝着我們的目的走；所謂老蒼者其餘生，高唱「讀經救國」，說什麼「聖人不死，大道不止」；不要他，只堅信我們的運動會同抗戰一樣地順利進行，他們自然會變成這怒潮中的沉渣！

「老而不死是爲一」，「賢而無能何不一」！

嗎？但是他們為什麼連這個「夷」字都不懂？而一班扶明滅清的江湖之徒與太平天國的無知識的農人，却引道「胡呢？他們讀的經決不是有會左彭李那樣的深，但是他們這和民族主義，這樣說來，讀「經」與民族精神可謂無大關係。

(三) 文化方面。提倡讀經的人們以為「經」是中國固有的寶貝，不可失掉，誠然「經」在中國文化的價值較高，但現代是什麼時代，文學是以社會為背景，決不能脫離現實，如果以舊的經史文學，來推行文化運動，簡直是等於「緣木求魚刻舟求劍」了，所以文學應當大眾化，國防化，我們要適應現代的潮流，今日是中國新文化的開端，封建思想決不會永久存在。

最後我要論到在「讀經」是否合於中小學時代，以個人的意見，決不宜於中小學生，尤其是在這神聖的民族自由解放時期中，為什麼呢？分別的寫在下面：

(一) 不適合於中小學生：

A. 以經的本質來說，「經」是一切史的來源，我們是中國人，當然要知道中國的歷史，但是記我「經」的文學都極深，不容易解釋，學生徒讀誦而不知講解，真沒有什麼意義，所以新的歷史教本都用新文學來敘述，使學生容易了解。

B. 中小學學生課程繁重，時間不敷分配，就以現行規定的教程，若應付如「必」加速度的開快車，反而再加上了「經」的課程，試問有無時間去讀？對於學生的健康不應該顧忌，雖反現代的社會情形，不是像從前那樣簡單，並且決不是「白面書生」，「寒窗苦讀」可以負擔教

C. 現在我們的教育，已經是備了「經」的雛形，

如象公民，歷史等，不是告訴我們先賢聖哲的德行嗎？我們應想法去「博會」和「實踐」，就以我們生活來談，還是有了「經」的「實施」，如像童子軍和軍事訓練……等，不是指示

我們要守紀律，有禮節嗎？若要從根本方法去解決，確實沒有「讀經」的理由，

(二) 不適合於時代性：

A. 假使我們能把時代退後幾百年，仍舊回到「經」學校，學習什麼科學，要我們的國家社會能跟着時代前進，政府當然有它的適應時代的教育和課程標準。

B. 在「道德」的本來面目說，便不是教我們虛偽

……就是「經」所說的，也應該加以「取捨從違」融和在實生活的真面，例如中國固有美德「忠」「孝」決不是論語所說的「臣事君以忠」「父事父，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孝，又如大學，中庸所論的「格物」「致知」「良知」「良能」，及「性」與「天命」等，都是很深而空洞的哲理，更非中小學生所能理解。

C. 思想束縛，有阻礙社會的前進，殺人的禮教，

有破壞家庭的機構，如像所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又母之命，媒妁之言」，於是各種形形色色的慘象，便繼續發生了——「逃婚」「離婚」，「自殺」。

D. 抗戰的時代，更用不着「讀經」，這種古舊的

文學，是一條死路，要能使民族知識發達，對抗戰直接間接有幫助，非普及教育不行，然而普及教育的工具，也非用革命的文學國防，文學不可。

總之，我們要認識時代的轉變，文學的演進，

不要固執成見——特殊貴族階級所享有，以自私自利為出發點，我們學生所需要的是「真理」「正義」的教育，「統治的」「王權的」讀經課程，我們要以「五四」的精神去剷除它，樹立新的國防文學。

於「緣木求魚」。

現在大家都主張實施國難教育，所謂國難教育，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育，要使理論與實踐打成一片，要理論指導行動，要在行動中體驗理論，所以歷史的理論，根本就不能與實踐配合，它們中間隔着很深的鴻溝，要行國難教育，那應該更不應該，更該推翻這種教育。

抗戰中，我們需要主張真正合理的活的教育，我們應學的文學，抗日救國的文學，即國防教育，這種文學首先是合實際需要的，就是適合抗戰要求的，那種理論不能與救亡的行動聯繫起來的，我們希望大家起來推翻它，放棄它，不要再聽「老夫子」「舊文家」的鼓吹了，我們要趕快努力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

打倒「讀經主義」

繼前

經書是「士大夫」的文化，翻開書本，「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純粹是士大夫的事，利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

用來統治愚民，愚民吃了「君恥臣辱」，「君辱臣死」的藥，女子們受了三從四德的枷鎖，便老死在閨閣裏。

後來幸得有「五四」運動，經過許多的努力奮鬥，才把他們從囚籠和閹割解放出來。這個運動，以後而全國各省各地雷厲風行，士大夫們文化告了一個段落——破產。

但是，尚有剩餘的渣滓沒有完全濾出，散佈在封建的社會裏，唯其是「五四」的文化中心，被三峽和劍閣關得緊密的，「五四」的革命的潮水，沒有接受到新文化的洗禮，一個極重要的地位，士大夫還埋藏在幽地，並且佔着一個極重要的地位。

置，把許多教育機關，大散其種子，主權保存國有文化，恢復固有道德，必定要從舊的書中，得新的內容，乾乾淨淨，且新文學是拿不住的，如果小學校的排得乾乾淨淨，所以不論底底都是「歷史百家雜抄」因此，「讀經」的空氣也非常濃厚，每

每

非常時期中的讀經問題

微波

談到讀經問題，便不能牽涉到教育的問題上去，我國過去教育的失敗是誰都承認的，民國以前的教育爲了受封建勢力的支配；迂腐，失敗固不待言，就是民國以來亦多偏重於歐美的皮毛，而對資產階級化的教育，毫無應付非常局勢的才能，而且又因爲過去沒有統一的緣故，以致教部的命令不能貫徹，連預期的效果也沒有收獲，所以教育的改革是必然的，何況現在又是非常時期的戰時呢！既然我們爲了符合教育的目的：「教育應當含有建國救國的作用」與及適應戰時的需要起見，覺得平時的教育有修改的必要，那嗎包含於現行教程裏面的不妥功課，當然應該重行更正，但是奇怪得很，現在却還有一派人提倡復古「讀經」，不但他們自己讀，而且還要旁人參加「讀經」。現在在成都大多數的學校均採用「經史百家雜鈔」或其他「經」書作教本，就是鐵一般的證據，其結果使學生的行動無一不與書相拍合，而流於消沉古化，我們姑且不論它的好歹怎樣，實質怎樣，我們覺得現在這種局勢之下，至低限度有下列的幾點理由不該教一般學生都「讀經」：（一）經書非合格之教本——全國教科書的內容，程度，適合各級學校之與否，全由教部加以審察合格後方准採用，而一般經書均未經教部審定當然不能作爲教本，（二）一種教本不能當「聽用」——各年級的學生因年齡的大小；生理發育的差別；理解力的不一致；所以一種教本好到極點，也只能對某年級學生而言，若是高中初中各年級的學生均讀「經史百家雜鈔」一類的書籍似乎有點不合理，（三）不能普遍了解——凡屬「經」書都可說有點近於專門的學問，在課室裏講來未見得學

生會能全部了解，即使了解亦不過少數而不能普及，（四）政教不合。——教育與政治有連帶關係的，政治必須賴教育以完成其任務，中國現在是革命性的三民主義的政治，那就應該授合符革命性的三民主義下裏的課程，若一味以封建時代「爭王奪帝」「求功圖名」的八股文章來教學生，無異於想復活封建而給民族解放以障礙，（五）不適於現實——在中國全面抗戰的當兒，極積研究應用的技能，搶救國家尚覺時間不夠，怎樣應該讀些無補於抗戰的經書呢？須知讀經並不能嚇退敵人。

由上面幾點看來不是「讀經」在這年頭根本就不能存在嗎？但是爲什麼「讀經」還能由從前保持到現在而現在的四川却又有時很盛行呢？在這點可以作如下的解釋：從前「讀經」之所以盛行大多由於帝王個人的愛好；愚民政策的施行；多數人的拍馬附合。而前開科取士時的考試制度，並且與考者又非深通五經不行。一部份遊手好閒的資產階級自命爲文人之流，因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以讀經爲清高，終日沉於欣賞吟詠玩弄之中，而現在一般保守派「冬烘先生」爲顧他們的勢力計，又竭力提倡復古「讀經」，學生些或因課程繁重；或因壓迫過甚；或以混文憑爲目的，因此「不能不讀」「不敢不讀」所以得讓這些經學博士，苟延殘喘的鬧下去，現在我們既然證明了「讀經」至低限度在現時是行不通不合乎時代的需要，他之所以能免強存在，也不過是「迴光返照」將要沒落的象徵，所以我們現在謹以十二萬分的真誠奉勸提倡讀經的大人先生們，爲國家民族計；爲青年的思想計；爲保持你們自身地位計；急早改變方針，不要拿反民族解放的圖樣來冒充新建築，使國家社會的改進受障礙。

每自持白己可以做詩詞歌賦，可以寫人不識的古字，作人看不識的文章——古文，越古越好，表示這才是個人特有的學問。

可是沒有看到：時代不能等候我們了！殷汝耕等，不是一讀「讀經」的嗎？汪精衛的傀儡又不一讀「讀經」的嗎？我們有了前車之鑑，就應該從夢裏醒過來，負起歷史進化的使命，去實踐全國一致所要求的「國防文學」，「民族主義文學」，「文學大眾化」——不管他是拉水的拉車的都要他們懂得。

因爲他們不讀「經史的文章」，又沒有人去實行「大眾化的文學」，所以對於抗戰知識無法了解，往往被漢奸利用！「宣統皇帝登位」，造謠中傷，這純粹是「經史文章」的結晶。祇要我們閉目想想，寫幾篇最好的「經史文章」，能不能擊退敵人，又能不能叫敵人投降。背幾篇「經史百家雜鈔」，又能不能請敵人不轟炸我們「讀經」的地方，可惜，——曲阜變成戰場了。

我們知道，封建社會殘餘下來的「士大夫」的浸日到了，孔聖人的後裔孔德成已到了重慶，她爲什麼要來呢？還不是政府怕被日人利用他不得不請他離開那孔學的發源地。

假使「讀經教育」不推翻，「國防文學」，「民族主義文學」，「文學大眾化」，就很難推行。如果這種文學受了阻礙，文盲不能掃除，普及教育就不易辦到，民族解放的真理亦難實現，所以我們爲「救中國」，應該再來一次「五四」運動，打倒「讀經主義」！

要想得到圓滿的照像請到
少城公園後門
留春照像館去拍
又藝術 又經濟

時代與文學

世貽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這句話不知喚醒了多少迷夢中的人啊！的確，日本的暴力排山倒海的衝上大陸來了，華北江浙一帶的同胞，早已飽嘗了辛酸痛楚；就是後方的同胞，也常常受到敵人鐵鳥的威脅，不能安居樂業所以目前惟一的路就是從事於神聖的民族抗戰，幾個月來，前方將士之英勇用命，慷慨赴義，不知犧牲了若干的頭顱熱血，畢竟是少數人的血肉是築不起新的長城，還需要廣大而羣衆來作後盾。

我們自認爲「智識界」的學生，這時候再沒有工夫去鑑賞諸屈體才的古文，吟韻漢唐的詩賦，那些質樸式的文學是不合乎時代了，如果現在還在寫那些「嘲風雪」「弄花草」的文章，那簡直還要作「黃梁好夢」實在太麻木了，大中華民族是，需要那樣的國民，她需要的是能肩負復興民族的有血性的青年，在前線的荷槍實彈，與敵人衝鋒肉搏，在後方的努力喚醒全國民衆，把他們團結起來，訓練成強力的基本隊伍，領上救亡圖存的征途，所以站在民衆領導地位的智識份子，絕不能持隔岸觀火的態度，要確實的担負起這個重大的任務；對民衆的吶喊，使他們明白國際的現勢，與中國的環境；國家的進步情形要略示給民衆；同時國家的缺點，如官史的營私舞弊，也要攻擊，舉國揭破他們的陰謀，使國家一日千里的突飛猛進，對外來的科學要負責介紹進來，增加抗戰的力量，這樣人家「自力更生」最後勝利才有獲得的展望。

我們在獻身國家，領導大眾之前，先要充實自

己，必須做到思想正確，行爲正大，并且對於文字也要有相當的修養之後，才可以完成偉大的任務，但是中國的舊文學是偏於個人主義的，享樂風氣非常濃厚，如果完全受了它的熏陶，思想不免有些頹廢，而減少了奮發的意志，那種自私自利的封建思想，在團體生活的社會中是不適合的，并且舊文學學起來又是事倍功半，譬如那些「子曰店一裏的學生常常有攻讀數年，還不能提筆作文，就有意思也表示不出來，縱然能夠寫出那些深奧華麗的古文，不是大眾可以了解的我們知道，國教書之不及普及，確是可憐得很，連識字的人也要算是「鳳毛麟角」了，既然是喚醒民衆，爲大眾寫文字，就要大家一目了然，又何必認讀着看了莫明其妙，像狗迷似的，豈不是弄巧反拙嗎？

現在切合時代需要的文學，當然是新文學，新文學有光榮的歷史背景，直到民國，時代的潮流衝破了層層壓迫的舊勢力，才降生出來，這些年來他對國家的供獻，是有目共睹的，他是絕對的大眾化，爲普及教育的良好工具，并且新文學受到西洋文學很大的影響，近年中國科學有長足的進步，於新文學的興起也有密切的關係，至少介紹的功勞要算是新文學。

中國各地早已盛新文學，不幸得很，四川一般青年確都是盲道而聽，還是忠實的「一拜經王義者」自然舊文學有數千年的歷史，有極偉大的價值，曾經輝煌一時不過現在我們只能把他陳列在博物館裏，當着古董鑑賞，因爲時代是變遷的，同時一切

的學術思想都是跟着進化的，我們當然不能墨守陳法，要迎頭趕了上去，否則就被時代的車輪壓碎，譬如近代汽車輪船就是交通利器，但是我們不去利用，還是用人力牛馬來運輸，那就過於死板了完全是開倒車。

從前陳濟棠何耀等，見中國仁義道德，喪失殆盡於是提倡讀經來恢復故有美德，當時兩廣湖南等地的大中小學生，都轟聲的讀起來；後來北方的宋哲元韓復榘等又起而附和，當時讀經問題轟動一時，報章雜誌曾經許多的辯論，已是人所共知的，究竟結果如何呢？不用說是整個的失敗，因爲，中小學生很不容易了解透澈，就是提倡的人也不能完全說都不是門外漢，不過他們對新的東西沒有絕對排斥，不然那倒車就不知開到何處去了，這不是倒車之鑑嗎？

但是在四川這個角落裏，封建思想的餘毒尚未根絕，許多人腦海中塞滿了陳腐的帝王思想，不管時代如何改變，國家民族如何危急，他們仍然是「閉門造車」，拿「經」來麻醉青年，不管對國家社會有無補益，只圖播下封建思想的種子，真是誤天下蒼生，而他們還極力的反對新文學，排斥科學，自信中國的國粹全靠他們努力保持，不然早已喪失乾淨了，那些主張讀經的「剩人」「閒人」們，自然是滿口仁義道德的偽君子，或者是一個嘲文匠子的文章匠，他們寫的文章與社會毫無關係，確是雕出小技，無大價值，因爲他只有軀殼而沒有靈魂，譬如藝術家的一幅圖畫，他可以代表某個時代的思想文化，當然是有相當的價值；而畫工的一幅圖畫，他就只知道如何的配合顏色，讓家看起醒目，

兩相比較則有大壞之別了，其原因是他只談到皮毛，而沒有達到昇堂入室的地步，現在要反對科學，高唱仁義道德未免過於偏見了，自然仁義道德是不能不講，然而也不能盲目的反對科學，譬如敵人的飛機到處投炸彈，我們就著幾篇文章罵他不講仁義道德，就把他打回去了嗎？至於反對新文學，絕不能說「胡適之，這個名字就不好聽」，因此便否認新文學；必須首先要認識新文學然後才有反對的資格，本來舊文章早已解放了，然而那些抱殘守缺的先生們，他們沒有勇氣趕上去好像籠子裏的鳥，翅膀被關得麻痺了；外面有許多的貓狗，如果從籠裏放了出來，一定不能生活下去，所以他們絕對不許別人把籠子打開。

老實說經書上的大道理講得太玄妙了，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切實際的東西，不是高深望空氣之的學理，那些老古董也不會理沒的，還有一部份人在研究但是我們青年大眾再沒有時間讀「經史百家雜鈔」，我們要發生第二次五四運動、大大的發揚新文學，建設國防文學如果仍然執迷不悟，那就是摧毀文化，是中華民國的罪人，要知道反對新的東西，一切科學就被關在門外，這樣的倒行逆施，實足以促成中華民族不伐自亡了。

總之，舊文學是太老了，確是應當退伍了，至於那些主張經史百家雜鈔救國的先生們也應該適可而止了我們已經被過人的炮火驚醒了，我們要提倡時代所需要的文學——新文學，來作為革命的，大眾的國防的文學，等到我們得到了最後的勝利之後，那時再恭迎你們出來歌功頌德，同享昇平之樂，願意嗎？

經 學

在我國的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可以說是孔孟，所以我國的人民莫有一個不受孔孟的洗禮，是在思想方面，雖然經過了五千多年的歷史，但它那種遺傳質仍然存在，可是在現代西洋文學源源不絕的普遍到我國，並且，世界上充滿着「強者生存弱者滅」的大演公例。在我們孔孟的說話「五經四書」——好似完全不能夠存在，可是在成都市方面，尤其是鄉間，與城中各級學校裏，最為流行，然而，一般的西洋派，熱血熱腦的青年都爲了它的敵人，或欺侮侮辱，竭力叫出救亡的呼聲，到前線去，放下自己崗位的工作去求作救亡的事，處在這種難時期遠容不容許讀經，應不應該讀經，也是必得研究的：我們先來討論讀經史變行的原因：（一）在前面我已經說過，因爲在我國人民對孔孟的信仰已經很深，（二）尤其是在四川爲偏僻之區，而又困於交通的阻礙，對於外來的文化不易吸收。（三）經學在我國的價值，可說是我國的國粹，要保存我國的國粹非讀經不可，因爲在經學中他有社會的描寫，風俗習慣的情話，有盛衰的遺蹟，有……（四）經學在教育上的缺點，在現在教育最爲流行的是杜威說「教育即是生活」，可是孔孟也有這種說法如「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禮記）又如「堯之子丹朱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這是教育上所說的先天性，和環境的關係，還有如「先國家之仇，而後私仇」（經史百家雜鈔廉頗相如傳）豈不是漢奸論嗎？如此者比比皆是。（五）在會會放或有名學者的招考常常有四書五經的題目和翻譯。

由上面的原因，我們更可知自民國初年間，如胡適林語堂之流，創造新文學，而當時有「革命文學」之說，可是有打倒「孔老二」，「孟娃子」之運動，於是極力搜求孔孟不對之學說，所說者都是在那個時代，那個情況而已，今之眼光，時今之代事那寫不對，同時許多地方都是附會說。

但經過當相時間以後，於各學校有國語功課，也有某某公務人員，某某要人，對於自己的子女則特別請一二鄉學老師教他（她）們，雄辯不能勝事實，光明的月亮不會永久被烏雲遮蓋，所以結果那種風波還是平息了讀經，還是照樣的盛行，但推翻的口號，也就像烏雲般的消失了，並且祭孔孟勝會也一平年的舉行，這樣的事實，是衆人眼睛所看見的。

由以上的這些敘述，我們可以知得到讀經一個大概，在我的管見來說：經是可以讀，不過要以年齡和學級來定，「經學」好比中醫的醫術，他的中間也有很多很深的哲理，不過有人能夠完全知道其道理，若有人能夠將其中的道理明白了解，不能夠用白話直率的敘述出來，我想信是任何國家的文學是不如我國的了，在現在雖然是國難當前，抗戰時代，要用淺的文字喚起大眾的醒夢，及時局的解說這是應該的，不過小學和初中不能讀經是很對，這也是合乎育教的學習的標準則，可是在高中學生的理解力較深，對於我國經文學，不能不有相當的認識和了解，不能因國難而消滅我國的國粹，末了希望讀經的先生們同學們想想吧！我們作事要依時間，地方，事實三方面來作根據，不必囫圇廢食，過於感情用事罷。

希望於國文老師

張

教育在現在的中國，已經是存亡斷續的唯一命脈了。日本人侵略我們的時候，便先從摧毀教育着手。所以自從九一八以來，許多地方的教本改變了。帶有「民族思想或科學智識的理論被沒收了。在「尊孔」和「讀經」的招牌下，不知道犧牲了多少中國學生而埋沒了多少中國人的聰明才智。這樣中國人可以在「王道」的統治下，謙而有禮地去做「國順民」。這是日本人所施於中國人的教育。也就是過去幾千年來中國皇帝統治借人的中國的唯一的利器，所以你看那朝皇帝登極之初，不是要來一套「尊孔」的把戲？自從漢武帝排除百家尊崇儒術之後，中國這幾千年來的聰明才智都逃不出四書五經，一字一句之微，可以研究到一世數世，因此中國科學落後，「業不興，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發明之後，莫有人繼續研究發明也，到現在還向外國人去學，中國的積弱就完全因為在這一利那的念頭上。

可是我們檢討一下我們現在所受的教育是不是經免去了上項的毛病？我們很汗顏的說，我們的教育，像治好的是為日本人而預備的。你看那個學校不是國文英文佔去了大部份的時間，數理化科學方面。感到極度的人和設備上的恐慌？各科的教授法還是保存着十年前的「唸書式」至於怎樣叫學生準備參考書，聽講時作筆記，批改練習作報告等新的教授法，好像還沒有搬進四川。每天照例的上課，課外板地生活着，完全不能養成學生自動研究，師生共同學習的精神，教師與學生之間，好像有條鴻溝一界限着，上課時一副尊嚴的面孔使人望而生畏，下課後便合口東西從不莫有交談的機會。這像讀書更成了機械，以這樣「機械化」的部隊去應戰，無怪乎要無攻不克了。

以國文來說吧，一般人都說而且我們也承認四川同學的國文程度比外省高，這點在四川同學的表上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外省學生頂頂的國文課尤其是國文教師的那副假尊嚴的面孔，他們真好像孔子一樣。他們的教室裏有二道，一曰「師道」，一曰「孔道」大概外省學生都又過「師道」的洗禮吧？如不准用鋼筆抄筆記，不准發問尋戒味大概都還在每個人的腦海中。至於「孔道」好像就是經史百家難抄的代名詞而且各校一律為初中一級的。其中雖亦有深淺之分，但是由於教員眼光之不同也無所謂了。大概好文章不妨多教以同樣的教材，初中教過的高中也不妨再教本編氣賦一品，誰敢否認的啊？而且在上課的那種緊張的空氣裏，誰也不敢發問，所以四川同學在這種環境的薰陶下，便都是十足的書法家和國文家，他們的國文程度上溯三皇古字認識不少國文程度如此其他的副產物自然也就隨之俱來了，如馬掛葉子煙雙標鞋紅頂子止襟危坐的姿勢駝背子眼鏡……這些不能不感謝我們的國文老師啊！

但，我們不希望日本人在東三省所加之於我們的的教育，我們希望成都的教育在教授法和教材上都大大的改良。我們希望教師們不要再播殘虐國家的命脈了。

預報

在不久的將來，一個新型的文藝刊物將要開始照耀成都的文壇了！

刊物是半月刊，主辦有朱光潛謝文炳，羅生不，曹瑛，陳華，方敬，何其芳，陳敬谷等，都在北平，曾主編水星，現任在川，包括詩歌，小說，戲劇，各部門的作家，這類的刊物，無疑地會是文壇的一顆新星。

讀者諸君，頭次見面，我們殷興地地期待它的降臨吧！

伯莊醫院

主治
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花柳科，皮膚科，并附設新法戒煙，及各國注射針藥。

院址 西御西街五十號
院長 劉伯莊

現實國防音樂作曲者的錯誤

文蔚

藝術史已經告訴我們，不管藝術是怎樣的沉陷于理想中，總是顯示着該時代的精神。如果我們再要玩藝術是人類最高心靈的表現，不受任何社會任何時代的限制和影響，那麼似乎有點違反了歷史的事實。

時代的每一個新的形態，每一個新的發展，供給了藝術底新的寫作對象，新的美學基礎；於是作家們立刻就會把這大時代的事實或人物作為藝術的典型的。這種發展的狀態是極自然的，所以也無須乎那一個人的出來加以規定和高聲疾呼的倡導，只要有了一種的現實生活，就自然的會有一種作品的產生。

敵人侵略的行爲發動了以後，接着繼續的造成了無數人民的夫家妻業和失學；無數的人羣聚在敵人鐵蹄下憤怒的掙扎着；無數的忠勇將士在敵人槍林彈雨下拚命的和侵略者對抗。這都是活生生的現實。這種現實反映于藝術中，於是自然而然的藝術家們都會把這種現實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了出來。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國音樂很自然的接受了現實的反映，含著了大量的「國防意識」，因此遂形成了所謂的國防音樂。

上面所講的不過是一種自然發展的現實情形吧！然而，一般的作曲家（除了少數音樂家外）認為這是必然的趨勢，如果違反了這趨勢便是不合於潮流。於是，定出了許多國防音樂的規則，喊了許多的口號，認為非國防音樂便不算音樂。如果有「一隻曲譜的題目或歌詞沒有『打倒日本』，『殺』

，『衝』等的字樣，那麼這曲譜便使是廢棄的不合時代的」國之音。所以他們就規定了一定的格式，然後再按着這格式把旋律和歌詞填進去。

無疑的這是一種錯誤。因為填字似的音樂決對不會有靈魂和情感。我們都知道美學是任何藝術類所不能缺少的東西，然而，現實的國防音樂中就缺乏了這種東西，這都是作曲家誤以為美學是抽象而合於實用的結果。因為沒有這種錯誤的成見，所以任他們的作品中丁之八九是患了內容空虛和不生動的毛病。

每個人都有固有的個性和固有的情感的，尤其是藝術家的情感和個性更為豐富。在不朽的藝術作品中，個性的發展和情感的表現是充分的活躍着。然而一般的作曲家爲了要免強適合現實，所以竭力壓制住自己固有的情感和個性而不讓它們有一點流露出來。譬如一個住着高樓大廈吃着山珍海味和擁着嬌妻美妾的作曲家，本來很可以把他那活潑生活描寫敘述在一曲羅曼蒂克曲中，然而他並不這樣，他反而作出了一曲「新軍營」，「埋頭苦幹」的這類國防音樂，結果不但不能激發人們的熱血，反而引了唱高調的反響。所以我認爲與其違反情感個性做那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到不如本着自己的個性情感而作點美的抒情的曲子，那麼即便目前不能切合于現實，而將來其真正的價值自有實現的一天的。

目前，國防音樂是偏重於歌曲方面的。然而在這些小的範圍內，差不多全部的歌曲又却是些簡單的

一部形式。在個人方面這種形式的確是較爲有效和有趣，然而等到我們正式的組織了「國歌隊」後，那麼我們馬上就會感覺到合唱曲的缺乏。我相信一個歌隊和諧的合唱曲的進度，定是高出於個人的演奏和眾人的齊唱的。所以希望作曲家把簡單的一部形式轉換爲複雜的，合唱形式，個人的與轉移的團體的需要。同時我們更希望作曲家能夠放大眼光擴大範圍的創作些音樂曲不如進行曲，奏鳴曲，交響樂和交響樂等）出來，因爲音樂的交響樂靠音樂是不夠的。

國防音樂的目的是在激發民族氣血和軍心。如果還是把一定格式，唱着高調和偏重於歌曲那形式的錯誤，那麼這口的是無法達到的。所以音樂自由擴大的表現和有意識地參加民族解放的工作是目目前從事國防音樂者所必難具有的一種要素。

中學師生發心得的刊物 科學的中學生

全年十冊
零售：每冊六分
預定：全年六角郵費免加
總代售處：成都開明書店
編輯兼發行者：
中國青年自然科學會
(會址暫設四川成都國
立四川大學理學院內)

抗戰教育的認識

振華

中華民族抗戰過程當中，無論是軍事上的，政治上的，教育上的，都暴露了不少的弱點。軍事政治不是本題的範圍我們用不着談，要談的是教育上的弱點，在這抗戰當中顯示着我們教育過去是非常失敗，「用非所學」，「學非所用」，與抗戰不發生什麼關係，因此一般人都異口同音的喊出一「國難教育」，可是祇開樓梯不見人上樓，國難教育也沒有實行起來，於是各個執行教育的人，有的主張「學生理頭讀書研究科學」，有的主張「一方面讀書，一方面認識抗戰」，這種種的主張是否合於需要，就有檢討的餘地；

理頭讀書研究科學——這種主張的人理由非常簡單，說我們這次抗戰當中最缺少的是：沒有建築的人，開汽車的人，修理機器的人和用新武器的人，簡直說是缺乏了種種技術的人材。今天如果有技術的人，決不會沒有出路但我們回頭一想；「學勤者工科的有多少，有。然而學習的工廠在那裏？有。畢業後那們工廠容許他們去立足，據我所知道的，學工科的到行政機關做公務人員去了。學政治的，辦教育去了。這明明告訴我們「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無異於南宮的「就業訓練班」。就是以前我們教育的失敗。現在主張理頭讀書研究科學有什麼區別。對於科學很需要，技術技術人材更顯重要，不過以初高中的課程和那裏去學習呢？唯一的方法就是理頭讀書和大學才學習這長的時間容許我們嗎？民族革命鬥爭，能等待着我們嗎？這實在是一種腐爛現象，與其等待高中畢業到

大學去學，不如把現有的學校變成這類學校培植技術人材出來，才有濟於事，否則有什麼效果。

主張一面讀書一面救國——他的說法是：學生除了自己讀書以外，祇是認識救國就了事，絕對不望同學們去參加救亡工作，（因為有礙校規）如果是去參加救亡工作，無異是叫工人不作工去救國，農人不務農，商人不做生意去救國，學生不讀書每天到城市裏鄉村裏去組織民衆，訓練民衆，如中國就可以救嗎？這是多麼中聽，不說有點犯了機械主義的錯誤的錯誤了，所謂抗戰教育，並不是叫純粹的丟下書本去參加救亡工作，也不是認識抗戰就了事。意思是說，讀書不「救國」，「救國不「讀書」，換言之是要求書與抗戰配合起來。如果只認識抗戰而不去作與不認識有什麼區別，不外是叫別人去作而已站在旁觀的地位與抗戰漠不關心。那麼今天民衆沒有抗戰的認識，當受漢奸的煽動，政府與人民不能打成一片，軍政與人民不能連繫一起，甚至逃離軍訓捐了繳械情，這種現象是誰的責任呢？一方面固然是政府的責任，方面也是知識青年的責任，也說不出是執行教育者的責任。

現在底教育，應該以抗日民族解放為大前提，不在此什麼學校什麼科總不離抗日的目標，也絕對不能辦華理實只是知頭「教外書」，「死讀書」，「教書死」。如離開現實不談，一貫「昧良心」抓着學生一論死書，「死讀書」，「死書死」，那就是有背的背歷史的進形，幫助敵，毀滅人類，的真理，甘心做千古的罪人的，不過歷史是向前走的，一切的是錯不簡的，結果還是從以雷裏衝出來。

金鋼鑽

所謂「日人尊孔」

本市，文廟前街某中學校地係文廟故址，內有幾座金色輝煌的屋頂的房子，夾雜着「古木參天」的柏樹，表面上看來，是非常偉大莊嚴的聖地，從「古舊」建築物 and 石碑上字跡——「文武官員，至此下馬」——即可窺見封建勢力還埋藏着相當雄厚的力量。

現在，日人大講「道德」「禮義」了，鐵鳥兒的影蹤，不時飄落「天宮之國」來觀光，滄海各地曾先後收到禮物多件，不久的將來，恐怕成都也有這種難得的「榮幸」——賜與嗎？

因此，同學們都注意這個問題，「居頂顯色的顯注，給敵人的目標——聽說學校當局去替請大先生們講示，可是「老」「賢」特殊階級者，說：「那是中國的國粹為什麼要給敵，豈不是侮辱孔聖嗎？……即為日機光臨，決不會不遵孔道，因為日人也尊孔……」

所以，結果是不成功，當然，全校師生的生命，保險式的寄託在「日人尊孔」的高論上。

我想，「老」「賢」們是坐寶座的終實信得認識必定很正確，我不敢懷疑，無神無鬼的生活在孔廟殿宇的教堂裏，攻讀四書，因為東北同學也正在「讀經」道，完全大日本人賜的恩惠！

化學藥劑對兵器的影響

偉濤

自歐戰到現在戰爭，既利用了化學藥劑，緊接着引起一些研究的便是兵器，以伴用的現成兵器，固有可改用的，同時也發明了幾種新的器，械其目的是用來發射化學藥劑的，效力最大的化學砲彈要算大砲。此外當然還有許多東西，如飛機炸彈和各種噴射設備。但是中爲有時在許多極重要的作戰情形，用大砲飛機都無能爲力或效極爲適應這種需要起見，便有幾種化學的發射器的發明，那

幾種呢？如化學榴彈，藥燭，鋼筒，司托克白砲，李文射砲等，今試將幾種兵器略述於下：
一、砲彈——砲彈內所裝藥劑，幾乎都是化學藥劑，普通中的，如特溴甲論，氣苦味質，倫氣乙

二、飛機炸彈——歐戰時，空中戰爭上，差不多沒有用過化學藥劑，自航空事業和化學戰爭勇猛發展的結果，利用化學藥劑的空中戰爭，便佔着戰爭中最重要的位置，各種飛機炸彈，半磅重的放火彈以至四十磅重的破壞彈，都可以利用化學藥劑，而以小炸彈爲適宜，因爲用許多小炸彈可以爆發而散播到相當廣闊的面積，飛機上也有用特種噴射設備的，它可以將藥劑連續地噴射到目的地去。

空軍的目標，是密集的軍營駐紮地，軍需廠，

製造廠，運輸中心和空隊的主力點，空中利用炸彈的這種攻擊，對於掩蔽，苦擾，挫敗士氣和破壞材料等，其效最大。

三、鋼筒——鋼筒係鋼板製的空心圓筒，毒氣便從一個舌門和排氣管發射出來，排氣管爲舌門的鐵管，用螺旋旋牢在舌門上，直達近筒底的地方。

這種兵器對於寬廣的前線，可以發射極高濃度的化學藥劑，所生的煙霧，因風力吹入敵區，包圍敵人於一種連續瀰漫的藥劑氛圍中，飄散開來的，便流到塹壕，隱蔽房，地下室和敵軍重地等地方，這種鋼筒太笨重，且須有風勢，所以後來又發明一種輕便可以一取攜的強力鋼筒。

鋼筒內所用藥劑，都是不持久性的傷害性藥劑，最效的爲光成毒劑，加上約百分之八的液體二氯化碳。

四、藥燭——此種兵器的形式爲兩格的鋼板，一格接在另一格的上面，外面用石棉包紮好，下面一格約盛三磅的無煙火藥餅，以作燃料，火藥餅上插一粒火柴頭和塗漆的銅絲鉤，爲點火的設備，兩格之間，有一煙道，上格內裝兩磅重的藥塊，藥餅上面有一偏向器，爲引起藥品昇華而爲熱力所分解之用。

因所用藥劑，同藥燭可分爲發煙，毒性，流淚等幾種，掩蔽力極大，毒性中極強，足令人作嘔，嘔吐，咳嗽和精神衰憊，對於側面掩護，最爲有效，可以遮掩重要的地點和重要的行動，使敵人無從偵視。

五、榴彈——榴彈是裝有煙霧，毒氣或放火原料的一種射擊物，專供地面軍隊之用，用手投擲或用槍發射均可，目的在使敵人受創傷或破壞軍隊的行動或遮蔽細小的目標，也可苦擾敵人和破壞材料等，手榴彈可以擲三十五碼之遠，祇用在短兵相觸的時候或攻擊接近的目標，也可爲掩護或攻入不備的襲擊之用，榴彈的射程爲一百七十五至二百七十五碼之遠，爲攻擊一定地位的目標之用。

六、司托克白砲——這種兵器爲英國所創，是步兵所專用的兵器，係一種砲，裝藥的高射角兵器，由一個圓筒，一個兩腳架，一個平底板合構而成，用來射一定地位的目標物，最爲準確，不論那種化學藥劑都適宜，並且不論那種戰術的效能，都可以白砲得到，不過這種白砲有一大缺點，便是每個砲所需的彈藥，分量太重，發射起來，過於急速。

七、李文射砲——此項兵器爲英國所創，也是一種切合於化學戰爭的軍隊用，爲橫截面厚薄大小均一的鋼管，內徑約八英寸，砲裝在鋼板上，而按照特別掘就的壕溝成相當的角度安置着，藥料裝在一種彈殼中，藥料全體重約六十磅，其中一半爲化學藥劑。

此種射砲係用電發射的，可把毒氣鋼筒射到敵軍的陣地，然後開始炸裂，且可發出一股煙霧，這是較大砲好的一點，但也有它的缺點，就是安置砲身時候，需要很多工人，并且只能發射藥劑一次，發射一次後須得掘出來，俾新裝設，發射時再埋下去。

燃料與國防

(續前)

永寧

結論

燃料問題關係國防上者，至重且鉅，各國政府靡不年費大量金錢，努力於技術之改良與代替品的試驗，期望能夠「自足自給」，可是我國絕對不能徒靠天然的便利，置人工於不顧。

煤的蘊藏與分佈狀況，上面已經談過，不過，既有極豐富的礦源，就應當努力設法，開採今後救濟改正方法：第一須成本減輕，我國華北各煤礦所產之煤，大抵每噸需成本三元，開採近平四元，中與近手五元以上，長江以南為數更高，以我國人工的低廉，苟能善為經營，必能大為減輕，自可與進口的煤相對抗，河南中福煤礦經政府派員整理，旋即告缺，於此可見事在人為；第二運輸宜更求便利與低廉，大都礦質價值并不甚高，而運費則反較鉅，以致成本加重，銷售困難，例如中福煤運至上海，每噸連成本及運費，需九元有餘，較之鴻興煤之由淮南運華，費超過甚至數倍。鐵路延線煤礦頗多，乃因運費過鉅，以致內地富藏無從開發，是又有待徹底改革的；第三，努力於技術的推行及研究，至於液體燃料的石油，希望甚為渺小，翁文灝先生曾謂「中國固體燃料——煤——是很充足的，但是液體燃料却很缺乏」，并謂「欲解決此問題有兩種方法：第一是用固體燃料，如木煤，無煙煤等以資代替，第二種乃從油母岩煉油，關於木炭或無煙煤代油問題，自木炭汽車，試驗成功以後，可謂已入於解決的途徑，但亦祇能應用於交通工具的汽車，并不能應用於國防有重要關係的機器，故仍

願努力於石油的獲得，獲得石油的方法一為積極探尋及開發國內的產油田，及油母頁岩，一則由低溫蒸餾或液化方法從煤中提煉或製造合成液體燃料。

總之，我國科學落後，經濟文化亦復後人，對於燃料問題——國防的命脈更應當直起立追，努力切實試驗，方能獲有效的結果，增強國家的力量。

本刊投稿簡約

- 一、本刊各欄都歡迎投稿，以二千字為最適宜
- 二、來稿請繕寫清楚并請於稿末注明姓名住址以便通訊，發表時署名聽便
- 三、來稿一經登載，由編者酌量奉酬，并照原址寄上郵票者 則屬例外
- 四、本刊收刊稿件後，概不作覆，預先聲明，并付
- 五、來稿請寄交成都上陸街十三號劉誠魯君收轉本刊編輯部

本刊歡迎

直接訂閱

談話

上課時間改了以後

潔生

從本月十八日成都發出第一次警報以後，全市各學校都覺得每天上課時間有改移的必要，因此從這週禮拜一起，川大女聯校、聯中等各校相繼的進行。每大上課的時間通通在上午九點鐘以前和下午三點鐘以後，同時每大上課的鐘點，以及起床和睡覺等休息時間還是和從前一樣。至於上午九點鐘以後和下午三點鐘以前這段時間就任各生自由倒鄉間或者家裏由去暫避，這務就可以免去警報發出時在教室裏面心慌和日街時的擁擠，亂跑等現象，以防不幸於萬一。

在這裏我們覺得有兩樁重要的事情值得提出來討論，并實獻於各校當局。

我們覺得每天一躲避時間，有這樣長久，從上午九點鐘到下午三點鐘中間是整整的六個鐘頭，我們很盼望學校負責的人把這些時間有一個適當的處置辦法，(就是到鄉間或校裏去躲避)不要知「躲避」的方法(不要把太容易的料費掉，譬如到鄉間去吧，我們很可以組織些小小宣傳隊到比較偏僻的鄉裏，使一般老百姓知道些前線的情形或者些實際的知識；或者組織些多的小組，還可以在學校裏的教師職員分分身體，有機會可以討論一些問題，在這智力上身體都是有益的。老實講，我們不要怕飛機怕得太利害，學生們已經離開了學校，可是做工的和經商的同胞他們仍然在城裏工作，難道他們不是人麼？所以他們不要太恐懼。就在這幾天內我有好幾個同學，他們都是出校來躲避飛機的，可是他竟出來在電影院，戲園，麻將牌上躲飛機，這未免是令人笑話且還令人「歎息」的一件事，我們相信這樣的同學還不少，所以我們很希望學校的負責人對於這個問題，而且還預防將來的許多意外。

各地通訊

綏遠通訊(二) · 黃河 ·

「輕輕放棄」

大同陷落後，平綏線敵主要目標已趨山西；當然敵軍主力亦移轉到晉北，綏遠在看來好像已不關重要；當可不攻自下，事實上，確也不出敵之意料。

在平時人們常常提到「晉綏」

晉綏有政治區劃的意義，綏遠是中國的一省，但同時好像是山西的一部分，一切一切都受山西支配，事實上已失却牠應具有的獨立性，這次山西當局退守雁門關，顧不到許多，在平時綏好像是晉的一部分，這時則晉不暇顧綏；把平日駐防綏遠的部隊全部調回山西，甚至綏省主席傅作義也調回山西。太原失守前，奉命死守太原的，不是傅將軍嗎？他統率的部隊在收復察北戰役中，犧牲幾盡，但那僅存餘的也被調回山西。綏東相繼淪陷，綏中吃緊時，袁慶增又率領一部分國民兵和憲警，順黃河退回山西去了，留在綏遠的部隊只有：由察北退回的騎兵門師，石師，(本一旅克復嘉卜寺後新編為師)步兵僅國民兵的一部分，在上次通訊，已向讀者報告過，那是本省受過軍訓的壯丁編成的。此外還有此次我軍收回商都時，反正的安旅(騎兵)和馬占山將軍統率的進軍。(騎

步皆有)實力雖很單薄，但敵人來犯的人數也不多，大部分是家僮匪騎兵游擊隊。我方的士兵尤其是國民兵，石師安旅等，大半是本地人，因為鄉土的關係，沒有一個不願守衛國土並要把日本鬼子打跑，但事實上很少與敵接觸，這又因為什麼呢？最大的最主要的缺點是：沒有最高指揮官，指揮不統一，各部隊步調不一致，便沒有聯繫。在這裏普遍的發出這個怨聲：「假世傅主席在綏遠，綏遠決不會這樣的糟糕」。在敵移主力攻山西的情況下，我們如能堅決抗戰，綏遠是不會失去，更不會失去得如此快。就是失也須敵人付出最大的代價。在這全面抗戰中，國土的暫時喪失，是不能免的，但我們失一塊土，就須敵人付出一塊土的代價，不容隨便放棄，更不容隨便把一省放棄。放棄一塊土，同時這土上的人力物力無疑的都要喪失，我們的人力物力是要換取消耗敵人的兵力物力的，豈容輕輕放棄。

在綏東集寧興和陶林，都是山脈橫互地域，並築有堅固防禦工事，在去年的綏遠抗戰當然是讀者都熟習了的。在綏北有去年抗戰中收回的百林廟，更是天險，我們憑藉優勢的地理條件，再動員所有的力量，固守陣線，死守據點，更相機出擊，敵縱費九牛二虎之力也難得逞。但事實上完全相反，初起

是各部隊沒有聯繫，步調不齊，不能呼應，與敵遭遇則一部分像笨豬似的白白犧牲。後來似乎聰明一點，那就是敵尚未至便先行退的乾乾淨淨。客觀上最大的缺點是：沒有負責指揮者，談到指揮者就要想到傅主席。但我們的傅主席被山西調回去了。長江先生在他的「退出太原城裏說」：「只有傅宜生先生不能退出，要與太原城共存亡，他應該與綏綏城共存亡，太原城由閻百川先生或其晉軍將領來守，才對得起綏遠民衆。」當然太原對北整個說來，或較歸綏重要得多。但我們不能輕輕把綏遠一省放棄，在上海我們曾有幾百公尺，甚或幾公尺之爭奪戰，這兒我們有一省土地的放棄。

九一八以來，綏遠早成為國防前線，近年來全省傾全力去建設國防工事，戰鬥員，(國民兵)但牠徒徒流了民衆的血汗，一點效力沒有發揮。相反的，却被敵人利用向我們發揮威力。多年來的血汗，徒為敵人流！這不能不令我綏遠民衆遺憾痛心。在晉綏的特殊意義下，綏省每月要向山西解軍費口十萬，佔全部收入的大半。在平時使這本來收入不如江南某縣的綏遠的一切建設不能按步進興，到戰時則遭受輕輕放棄，平時要盡義務，有事則得不到保護，這是使全綏民衆切齒痛恨的事。一放棄即把一省放棄，但我們

要收復一省是如何艱難的事！非幾千萬個英勇的頭顱熱血是不能實現的啊！

「民衆蜂起」

在敵人造成的恐怖下，民衆中的有力分子，很快的起來了。他們攜帶了各種的武器，快鎗，火鎗，手榴彈，刀槍棍棒，子彈，就地城而聚集起來，各找了適當的地方，在這兒山溝是最合標準的。盤據在這裏的分子，有地方的保安隊，壯丁，青年學生，和平常藏有鎗枝的人們，不單男子，也有女性，如女學生。還有平時反日最激烈的人們，因敵人壓境後如被漢奸報告，他們全家都要殘廢屠殺，所以全家老弱婦孺都隨着有武器的到山溝裏去了。在敵人佔據後的地方，這些民衆當然成爲游擊戰士，隨時給敵以襲擊。

「退却」

退却在綏遠因時間的遲早而所走的路線亦不同，最早當平綏線失利，大同尚在我手時，可由鐵路至大同，然後趁汽車直入雁門關。這條路因平時人們常常往來，且有最快捷的火車汽車代步，最爲方便。待大同不能通過，私人有汽車的，可由殺虎口入晉。待綏東吃緊後，陸路可由綏綏至偏關入晉，水路則由黃河下駛入晉。待綏綏失守，則必須西至五原臨河，再退可入寧夏，或由包頭渡河，經伊盟草原，而至陝北榆林。入陝北者，只有馬占山部和些青年學生。水路的交通工具只有木船，沒有火輪船，每船既不能像輪船那樣載很多人，且船隻亦不多，結果所有的船全被軍事機關扣了。庶民百

很少機會，就是幸而得到一隻船，也難平安退去。包頭有某富翁，被船主見財起意，將船翻入水中，致全船大小人等均遭滅頂。機關也要分權力的大小，像縣政府亦不易得到船。軍隊和大機關儘可把不重要的笨重什物，都裝入船。敵人一天一天向西迫進，待迫進歸綏時，這兒慌亂起來，但交通工具早隨着鐵道的喪失一天一天減少，老百姓早沒有退走的，到現在事實上已不能再走。至於軍隊則不得不退，所以有許多軍隊的給養彈藥甚至幾箱汽油都擲了。還有許多汽車，因歸綏至包頭沒有汽車公路，不便開行，也擲了。到最後退出包頭，往西走已無鐵路，但可行汽車，爲行動方便，許多東西彈藥軍需又擲了大半。第二日敵進包後，又開幾輛

裝，追來，被追及的受傷很大，因爲人是忙於奔命，裝運東西的車，又寥寥無幾，所以由包至五的公路上，沿路盡是整箱子的零的彈，手榴彈，還有鎗枝，大皮衣。因爲丁大衣跑起來輕便一些，不管天氣冷不冷。更殘酷的是敵機的轟炸掃射，我某部由固陽退五原途中，殘敵敵機機槍掃射，死傷頗重。但我方因被迫的沒有辦法，只好各舉步鎗齊向敵機還擊，結果擊落一架。但機師則由另外幾架掩護着救走了。

包頭至五原，本有商營汽車行駛，最初票價祇兩元，後來逐漸漲至十六元，到包頭最急時，則不通行了。因所有車，都被軍隊扣去了。

(未完)

我們的工作

(廣東通訊)

我現在不在桂林了，已經跑到廣東來哪！這大概情形，待我告訴你：

自從首都南京失陷以後，我們文法學院的學生，簡直是安不下心來讀死書，因此發起了個請求當局實施戰時教育的運動，當得到當局的同情，因有一廣西大學文法學院戰時服務團一的組織，受十天訓練，我們就開到粵桂邊區來做宣傳組織民衆的工作了。

我們的隊伍共一百八十人，在本月十一號出發，經廣西柳州到粵靈山工作了一週，留部份(一分隊)同學在彼，我們就開到合浦(廉州)來了，在廉州勾留三日，中間到北海宣傳一次，前大(二十三日)又開到欽縣來了，這裏是我們第二中隊第五分隊的工作一定地點，大概要一月餘後才回桂林。若日寇加緊侵略華南時，我們就必肯回去了，我們或者在此組織遊擊隊參加戰爭，此外，防賊也是我們工作地點。不日就有同學分發到桂邊去了，詳言之，我們團共分二中隊，六分隊，第一中隊在廉州，廉江，北海一帶，第二中隊在靈山欽縣防城一帶，我是第二中隊的第五分隊，劇烈欽縣，不日就要分班下鄉工作。

我們的工作主要的(在現階段)還是宣傳，在十餘年來的工作經驗中，我們感覺到宣傳中以演劇，個別談話，漫畫諸方面爲最能收效，長篇的演講，效果甚微，歌詠也有相當力量，但以短小通俗能教民衆的爲最好，友！你們也在做宣傳工作吧？我供給你們這點意見，可作參考。

現在我們住的是很危險的地帶，當我們離開北海第二日，敵機就來炸北海了，我們隨時有被轟炸的可能呢！這也是必然的現象，中國又還有那塊地方是絕對的安全呢？！轟炸是遲早就會到的，在此，我們希望睡夢中的人們快醒，快醒，快快醒！

粵於欽州

顛沛流離的經過 (安慶訊通)

盡章愛兒。

我於十二月十四日回來發現了你十一月寄來的信，你會想到我如何地驚喜——但有一種悲痛（這真，要請你原諒，自從離別北平，一向一蹶不振，無暇執筆，又自此形勢突變之後，情況既味而且富有危險性，我不敢冒然地給你寫信（中間也寫了兩封，但因你那邊終無回信，音訊杳然所以就中止了）直到年終，我們才作第一次的正式恢復通信，我此刻覺得十分愧疚而且慨然。

把你的信詳細地讀了一遍，我不禁深深感動了，回想到四個月以前，你我如何的情況，我現在既不願更不忍再提起，不過一百廿大以前還在攜手同遊，歡呼相聚的朋友，現在却風流雲散，關山遙隔！今手起你的信的確是從四川寄來的，甚麼原故我們竟會這樣遠離呢？這裏面似乎有些神祕性，但是我終說不出所以然。

無論如何，你我都算經過幾千里艱苦的長征，還是彼此分手後顛沛流離的生活吧！好在你我都是飲過了酸辛的苦酒的人了。

七月廿四日，我離開了五百年來而今論上的文化古都，一踏離野台，楊村廟房，天津，瀋陽，靜海，馬廠，青縣，滄州，泊頭桑園，德州，平原，禹城，口，濟南，泰安，曲阜，鄒縣，臨城，銅山，宿縣，蚌埠，濉縣，浦口，廿六日抵重慶（今又淪亡了！）第一欲瞻仰我大中華民國國府所在地，心中是說，出來的歡欣，興奮，五年來一向生活在被壓迫的特殊化區域華北，精神上的苦痛真難述說，如今呢，至少再看不見悲憤激忿的苦笑，再

不見紅帽耀武揚威的日本兵，再看不見走私，偷運，毒化，浪人的劣跡，這裏才算是自己的國土，可以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南京的氣象的確，凡，森嚴，渾雄，偉大，瑰麗，然而現存恐怕只剩下一片焦土，殘瓦破壁了，中國最近幾年來埋頭苦幹的新經營，新建設，多數在沿江沿海一帶，連這一點點民族工業復興的元氣，都被日本帝國主義者狂暴地摧毀殆盡了，說起來真是痛心！更有說不出的激忿！

我在南京祇住了十天，多半光陰都消磨在預備功課裏（因為想在南京繼續攻讀）後來實在不成功祇好回去，八月六日下午首次相識的國都又被我丟下了，一路經江寧，采石，蕪湖，入通，於八月八日抵安慶祇住了四天，又啓程返里，探望我青山，綠水的故鄉，果然鄉間風味別具奇趣，日與白云芳草相對坐聽松風呼嘯開來，山頭，野，跑馬跳，倒也耐人尋味，八月廿二日為學校問題重來安慶，當晚避過敵機自次對安慶的光顧，東門外飛機場受了敵彈多少的烙印，廿六日借讀省立高中的手續經過幾次奔走才算弄妥遂又回里待命，九月初止赴校上課，見了一班陌生同學轉想起你們多少有些悽愴，此後過了個月的平安口必，但是時局危懸，學生心緒的惡劣較西安事變時有過之而無不及，天天有空襲警報，十月三日，七日，敵機相率巡禮安慶，市門外飛機場遂成眾矢之的，安慶，心大為恐慌，逃避一空高中途有遷移九華山的動機，十月十日夜三時悄然離開安慶，經一百六十里水程到梅，風雨交加中行廿餘里趕到觀前，十二日晨行廿里到五溪，又行十里到關前鎮，十三日經十五里的上山

路，正午到達山中，行李凡七日招運完畢，十九日正式上課宿舍教室皆屬廟堂為之，粗陋不堪，山高凡三十里，有十種禪林，山泉淙淙，終日不絕，風景清幽多松柏修竹之屬，氣候與此地無異，交通頗為不便，郵政凡二日始得一次，我們天天爬上山，終日茹素，菩薩看個狀飽！九華山原為四大佛山之一，相傳為地藏王得道處，圓通後離於神光嶺，今稱老爺嶺或月身寶殿，最高峯為天台山，山雲霧終年不絕，我們曾有一四個星期生活霧中不見天日的紀錄，山上產云霧茶，因此有名，進香者終年不絕，我們在山上苦悶無聊，因舉行宣傳，募捐，野操，遊擊，等等工作，一月間，募得七百三十元，已定製棉背心六百件，送往前方，拿款悉數購勞傷兵，以九華山之窮且小，難得此鉅款，殊屬不易，但是我們最感為欣慰的，還是宣傳工作異常圓滿，獲得實效，一月來接近過幾千幾萬的民眾，同學們也熱心服務，那時空氣是緊張而和愛，而嚴肅，這是山中集體生活中最足稱述的一點。

十一月十七日以後進香結束，募捐，宣傳，同時停頓，功課立時緊迫，兼之風雪交併，溫度低至以下，前方益為險惡，學生情緒愈加憂悶焦急不安，日有求去者，備備校長不允，並加以嚴厲訓誡，十一月二十九日學生全體罷課要求改善課程實施，非常時期教育及戰時後方服務工作，十二月一日教師邀校長商議辦法，校長不言不聞，教師當場一哄而散，學生亦紛紛下山，不可收拾，校長遂宣佈結束，十二月二日我遂隨大家下山，十二月三日行七十五里至貴池經極艱苦之行程回省垣，十月六日至十二日適抗敵移動劇團來省宣傳，我也參加街頭宣傳，十三日劇團離去我也趕回里十四日攜家明

號角聲響在耳鼓中響着，我們那位幾何老師搖搖擺擺的踏進教室，「立正敬禮」以後便再沒有一點兒聲息。

「A角等於B角……三角形ABC相似三角形ABC……」滿臉生着鬍鬚的教師在教台上喃喃的說着。同學們的精神都集中在黑板的兩個三角形上。嗚！嗚！嗚！的響音突然鳴了起來，透入我們的耳鼓，教師的響音也不再有了，同學們呢？大家面面相覷的互望着。

君坐在我的右邊，漲紅了臉問「怎麼了」？我不留意的說：「午刻放砲哩！」不這時才九點多，君又說，「大概是敵機來了吧！」對了，教室內突然起了陣騷動，空氣是更緊張了，每人臉上都佈滿了恐怖之色，但是，教師沒有命令來，只好坐着不動。

五分鐘的沉默，教師同學都忍不住了，因派了中隊長到辦公室去問。又有兩分鐘的光景，她喘氣着跑了回來，臉色是蒼白的說：「敵機來了，防……空……」接着，別班的同學都跑出來了，轟……轟……馬上又起了大大的騷動，「洛，走吧！君在門邊這樣叫我，「不走」我答她「爲什麼？在這兒好看風景哩！走那兒去，「也好我就陪你吧！」

「小姐，太太叫你回去，」一個五十多歲的媽子這樣說，裏面走出了一位初中的小同學，雙手抱着臉哭着走出來被媽子拉走了。「妹妹走吧……不一會兒同學已走了十幾位了。我同君依然靠在欄杆上望着她們走。

「洛，你怕嗎？」君這麼問我，「怕什麼？南京有好幾次比現在更危險哩！我那時真有些怕，這時却不怕了。」

「呵！是了，但是我有些怕呢？」
「不要怕，今，敵機準不會來，你看天色」
我們沉默了好人，靜靜的望着園內的花木，綠梅，紅桃，正鮮豔的開放着小鳥在那兒慢舞高歌，它們歡笑，因爲存在的校園成了它們的世界。

君，怕什麼？我們住在這安樂的四川還怕，那麼？前方的將士也像我們這麼無勇氣，中國也就無存在的可能了，君，你不還打算上前線嗎？這麼怕，上前線不成，唱高調嗎？我們前方的將士不是用他們勇氣，血和肉去抵抗敵人的大砲，坦克車嗎？君！勇敢些吧！我們不要同戰，一樣的用勇氣去抵抗敵人的炸彈，用我們的血肉去換取我們的土地，才爭取中華自由之花。

呵，我感謝你，洛。
她的臉色非常難看了，她低了頭，我們又沉默了。
嗚，解除警報鳴了，同學們又活躍起來，操場，教室，他們的臉上又現有天真的微笑。

君，你還怕嗎？
「不怕了」
假如真來了呢？
「也不怕，因爲我是青年，是戰士。」
「呵！勇敢的人，中國未來的中流砥柱。」大家歡呼了。

遺失了的春天 時鏗

在舉目無親的異地，我發覺與江南一樣的梅花開了。是梅花的時節了！但是怪陰沉的天色，却使我永遠也不能相信現在正是桃紅色的春天。

真的，在江南有很好的春天，也有像春天一樣美而濃郁的梅花，我愛江南，我更愛江南的春天，但是啊！可愛的江南已在炮火下斷送了！是天意還是摧毀可愛的江南了嗎？唉！現在真不是人的世界！大約是去年的春天，我記得，南京明孝陵前面的那個培塿上，梅花開得特別茂盛，紅男綠女都坐着車子出了中山門到那裏去，微風夾着清香永遠在空中流動，年青的男女也穿流不息的在樹下追逐，他們說這是戀人的春天。

現在也是春天了，但，啊！江南的春天在那裏？這遺失了的春天啊！你在那裏？
二·廿四夜

雨夜 周時鏗

暮色輕輕的溜進了睡房，
多愁的，雨偏要打窗上，
我的，已像游絲的般，
那裏再會到雨後的悲傷。

人已像雨夜的殘花，
再也撐不起青春的豪華；
心已像受了傷的地球，
却永遠也不能再修；
離我的，生就此完結了嗎？
我竟向那裏去祈求！
我竟向那裏去祈求！

2. In a few years China (will get rid of Great Powers' encroachment.)

3. It has often been said (that life is merely a dream.)

4. Every student who (crams hurts his good health.)

COMPOSITION II (10分)

說明：抄寫下列之句語，抄寫時須依照括弧內所指定之改變法，改變所抄寫的，改變時，并須注意全部語句均須適合無誤，亦須注意只改變其所必需之改變。

1. (Make 'it' the subject of the sentence)

To study in hot weather is very difficul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study in hot weather.

2. (Change subject to first person singular)

He knows that his children love him.

I know that his children love him.

3. (Change 'each' to 'both')

Each girl has her own pen and ink.

Both girls have thier own pens and inks.

4. (Make John the object of the verb)

John was bitten by a dog.

A dog bit John.

學生半月刊募捐鳴謝啟事

本刊募捐成績，除已於四五兩期合刊，披露一部，并致謝忱外，茲謹將本期業已彙集之捐戶大名及捐金數目，分別列後，其餘俟後按期披露，藉資徵信，兼示謝忱：

趙誠元先生捐洋	壹元	趙雲漢先生捐洋	壹元
李迪華先生捐洋	壹元	蕭通先生捐洋	壹元
汪劍儒先生捐洋	壹元	蔡明德先生捐洋	壹元
譚理先生捐洋	陸元	劉安義先生捐洋	壹元
王先生捐洋	伍元	鄧文煜先生捐洋	伍角
張先生捐洋	壹元	鄧文瑚先生捐洋	伍角
陳先生捐洋	壹元	吳先生捐洋	貳元
謝先生捐洋	壹元	嚴先生捐洋	貳元
劉先生捐洋	壹元	王先生捐洋	壹元
王先生捐洋	壹元	鈕先生捐洋	壹元
羅白先生捐洋	壹元	胡先生捐洋	壹元
凌瑞如先生捐洋	壹元	曾孔富先生捐洋	壹元
寧子才先生捐洋	壹元	王德之先生捐洋	伍角
竇執中先生捐洋	壹元	何其芳先生捐洋	壹元
曹葆華先生捐洋	壹元	張仲銘先生捐洋	伍元
楊佳因先生捐洋	壹元	向育仁先生捐洋	伍元
盧鑑波先生捐洋	伍元	林淑珉先生捐洋	貳元
王俊先生捐洋	伍角	彭屆授先生捐洋	貳元
烏靜華先生捐洋	壹元	黃道存先生捐洋	貳元
柯茨夫斯基捐洋	壹元		

華西大學二十六年度入學試驗英文試題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English Entrance Examination, 1937.

VOCABULARY (25分)

說明：每段中有中英文字各一行，須將中文前之適當號數，填於同意英文字之前。

1. 加	3. act	1. 價值	12. character
2. 出現	1. add	2. 等級	10. choice
3. 作	6. advise	3. 移子	2. class
4. 注意	2. appear	4. 情形	5. college
5. 勸	7. apply	5. 大學	11. colour
6. 應用	9. approve	6. 庭院	4. condition
7. 等候	4. arrive	7. 學分	1. cost
8. 贊成	11. assist	8. 選擇	9. couple
9. 避免	10. avoid	9. 顏色	6. court
10. 助	8. await	10. 品格	12. credit
11. 容許			

SILENT READING (25分)

說明：於下列每句空白處，只填一適當之字，完成其意義。(但不可用二字)

Mary had a dog and a cat, but they did not like each other very well. When the dog came near, the cat always ran away as fast as it could.

A lazy owl asked another bird to build a nest for her. "Why should I build a nest for you?" said the other bird. "If you were not so lazy you would build it yourself."

Lincoln was always kind to birds and animals. It hurt him to have any of them suffer. Even when he was very busy, he would stop to help a bird or an animal in trouble.

GRAMMAR I (10分)

說明：每組三四句，請擇最優之一句，於該句之字母上，加圈為記。(每組中，每一句，勿圈二句。)

1. a The soldiers were killed. 2. a How long you know him?
 b The soldiers were died. b How long do you know him?
 c The soldiers have dead. e How long have you known him?
3. a There is no books on the table.
 b There are no books on the table.
 c There have no books on the table.

GRAMMAR II (10分)

說明：將左端動詞正確之形式，填入右端空白中。

1. Lose I lost my pen yesterday.
 2. be He was not ready to begin when the bell rang.
 3. Leave They will leave for Hankow early next week.
 4. Come I wish that you had come yesterday.

IDIOM (10分)

說明：下列成語，各編一句，每句以十字為限，於所用成語之下畫線為記。

- by mistake from now on on all sides with pleasure
1. The policeman arrested the yiri by mistake.
 2. We should strive for racial rejuvenation from now on.
 3. A scientist observes the nature on all sides.
 4. With pleasure, said the boy, I will go.

COMPOSITION I (10分)

說明：完成下列之句，每句至少須加五個字。

1. A new student usually (acts bashfully in the public.)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fathers, husbands and sons to be killed by machine guns, shell fires, poisonous gases; making them kill and get killed, burn and be burnt, destroy and be destroyed.

Farmers kill farmers; bootmakers kill bootmakers: Wives weep; children starve.....

When the war is over, people rejoice; nations sit together, shouting and vowing, "Never to make war again!"

But as years roll on, people forget, and wars take place one by one.

文法與修辭

胡子美

本篇原爲胡子美先生在中央政治學校講義，胡先生在交通大學及政治學校任教多年，教授法固好而教材之選擇亦精，本篇所載，俱是英文上最普通最有用極易弄錯之材料，對於有志學習英文的同學，異常重要，原文爲英文寫成，爲減少讀者閱讀困難起見，特由編者譯爲中文。其中涉理稍深不適於中學同學者，已由編者酌量保留，這裏我們熱烈地謝謝胡先生。

(一) 總論

如何方爲學習英語最善之方法？此殆爲最普通之疑問，而其最普通之答案，則爲「練習」。 (Practice) 此種空泛之回答，不過爲給予熱心學習英語之同學之一種冷酷的安慰而已。

練習誠爲獲得一種技術 (art) 之必不可少之條件，然而其間亦必有某種原理方法以輔導之，俾如練習而無方法，只能從事於簡單之技術：如烹調縫紉等，然而學習外國語言，却爲技術中之技術。練習而無原則，則其所學者不過爲旅館侍者或嚮導人之英語，吾人不欲學嚮導人之英語，中國學生之野心，絕不只限於此種皮毛學問 (Smattering knowledge)。

「多讀」亦爲多數教師所主張之另一方法。若學者不能有機會與英語好之人接觸，則「多讀」亦未始非一辦法。不過「死讀」只能造成一個書獃，而不能造成一個語言學家 (Linguists)。試以國內學習英語之大眾而言，彼輩所讀者爲極艱深之英語，而其所能運用者則甚屬淺顯，如此則吾人有變爲皮毛國家之危險矣。

僅由練習而成爲英文學家者事實上亦不乏其人。然彼等均俱有難得之機會，或生長於外國或長期與能操英語之人同居，則彼輩於不知不覺中已奠立英語學習上之基本條件。同學中能有此種環境者甚少。吾人生活於匆忙中除英語外尚有許多急待學習之事，若使人人均能出洋學習英文，又爲不可能之事則英語學習法當爲人人所急欲知道之事矣。

雖然吾人非必需每人嘗試一種語言之學習法。英語之學習爲有系統性的。吾人必須牢記英語之於吾人不僅爲一種語言學，而爲文學歷史上有名之學問，能操流利之英語非爲吾輩中國學生之目的。此外尚須俱有「能讀」及「能剖析句子構造」之能力。因此如欲達到上項目的，則事實上與原理上之智識，當較能作流利之初步英語爲更重要矣。吾人現已非「闡解」之時，而爲「辯證」之時。若吾人對英語作徹底之研究，則須以研究科學之精神研究之。常人常以一身之精力從事於動植物之搜集與分類且由此獲得榮譽，而對一種語言作有系統之研究者則甚少，但通常對之頗感興趣者亦不乏人。余對此事常引爲奇。若花草昆蟲之研究足以引人入勝，則對人類思想結晶之研究，當更爲有趣之研究矣。

在英語之研究上雖亦有文法存在，但通常經過教學之後，吾人可知文法不過爲一來備備討論形式而無事實之規則而已。在活的英語上文法不過被認爲學習上之障礙。至今還沒有一種文法，修辭學或辭書之類，足以討論語言學上之活的機構；各個字的不同的功用；各個字與成語間意義上的各種不同的區別；或英文習語之各種意味與性能。對於習語 (idiomatics) 吾人現尚不能作充分之解釋。習語爲一種生長之物，隨自然環境而生長繁榮。習語之產生由於詞句之簡約，語氣之加重或由於區別上之必要。由習語組成上之研究，吾人可知語言之形成，實爲自然之湊合而非任何定律規則所能限制者。

(待續)

elevation. The dramatic regged sky-line of towering crags rises majestically behind eight-thousand foot Terrace of Heaven (天台 T'ien T'ai) over the valley. To the north stands Old Baldy (光光 Kuang-kuang Shan) and the thirteen-thousand foot Nine Peaks Range (九峯 Chiu Feng) where an iron-tiled monastery clings to the precipice edge.

During the New Year holidays a friend and I decided to climb Pai Lu Ting, to see what it is like clad in the garments of winter snows. We sent our bedding-rolls and foot-load a day ahead, and we rode our bicycles over a bumpy new automobile road to the village of Ocean-nest (海窩子 Hai O Tzu). This new road will connect the town of Pai Shui (彭縣) with Chengtu, for in that mountain village are extensive copper and coal mines. The new road is most picturesque, leading above the winding river through the foothills above Kuan K'eo. How our hearts thrilled, as we rode along from P'eng-hsien to Kuan K'eo, to see the misty mountains rising above the waving bamboos of the Chengtu Plain!

(to be continued)

LIBERTY OR DEATH

By H. P. Yu (喻煥彬省立成都中學)

Regardless of failure, success or death, I have made up my mind to devote myself to the cause of our nation's salvation. Is there any other thing that is more valuable than liberty? The answer, to be sure, is always in the negative. Are we to bear the sufferings without making any attempt to revenge or shall we rise up to defend ourselves?

It is six years now, since the Japanese seized our North-eastern provinces. Millions of our fellow country men have had since been killed. Our enemy's ambition, however, continues to grow and what Japan has in aim is "aggression" all the same. The only way out is, therefore, for us to fight to the last man. (戰至最後一人)

We are defending ourselves against the cruel beast! So far as you know, how the Japanese have killed us Chinese in masses and bombed lots of our defenceless cities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There is another kind of death, i. e., the death of one's spirit. Among all the kinds of death, this just mentioned is most distressing. People who brings blessings to his country is living forever, that means his spirit is still alive although his form might have been passed away. we must master up our courage and face the national crisis as a warrior. Is it not glorious to die for one's country?

China will never perish. Due to those who have given and still giving up their lives in the front, freedom in the true dense of the word, will come to our land. Why should we, young men, with blood hot, remain not take up the task of overthrowing the Japanese beasts? Never compromise to be a slave! As old saying have it, "Seas may dry; stones may rot, but never let our struggle die a fruitless death" (海枯石爛不使抗戰無結而終) Wake up, young men, do you hear the crumbling of arms? Save China! We are writing our glorious history! Come you, why should you still fold your arms and stand as if nothing happens?

WAR

By Hercules M. C. Yuan (袁明志天府中學)

Dogs do not kill dogs; cats do not kill cats: but men kill men. For right or for honour; for the safety of the world; for democracy or for larger place under the sky, nations went mad with war. Bringing

英 文 欄

The Editor Has Something To Say

Within these two weeks, we should be very glad to say that we have received quite a number of valuable contributions and encouragements. There is, however, something worthy to take care that contributions should be the shorter the better, as the pages are limited.

Acknowledgement must be made to many teachers who from their kind interest have made valuable criticism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of the edition. We should especially mention — Mr. Kung Tse Shan, Mr. H S Hoo, Mr. Tsu Sin Min, Mr. Nai Yin Kong, Mr. Tsao Bou Hwang and Pro. D. L. Phelps of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WHITE DEER SUMMIT (白鹿頂記)

by
Dryden Linsley Phelps

本篇為費爾卜教授應本刊請而為本刊寫作的，費教授在中國已二十餘年，對中國內地情形異常熟悉，文中所敘鹿頂怎樣由一個荒僻的地方，變為避暑聖地以及白鹿頂的現狀與詳盡，中國的風景優美的地方真是多了。由於外國人的發現，經營而變為國際有名避暑聖地的例子就不少。如像最有名的莫干山、廬山、白雲山等，中國的地方為甚麼一定要讓外國人經營才會好。甚至於風景優美的地方，還不能讓外國人去經營，讀費教授的文章，除足以引起我們中國人的汗顏和欣佩，國人的精神，令我們想起我們已經失掉的，國土！我們的風景優美的北平、杭州、西湖、黃山……朋友，努力吧！

最後我們以熱忱來謝謝費爾卜教授，介紹我們同業教授的袁明志先生

編 者

White Deer Summit (白鹿頂 Pai Lu Ting) is a mountain six thousand feet high, which rises about fifty miles north of the city of Chengtu, on the mountainous edge of Chengtu plain. Three sides of this lonely peak are precipices of rock; the fourth side is a steep slope that leads down to the village of Ching Kang Ling and the River of white River (白水河 Pai Shu-Ho). Because of its unscaable walls and d'impregnable top, Pai Lu Ting was formerly a fortress, entered by three stone gaets at the summit at the head of rocky steps. The mountain is called white Deer Summit because, on the south precipice wall, in the configuration of rock and strata, stands the outline of a running deer: feet, head, and horns. On the mountain-top is a small temple; half-way up is the old white Deer Monastery (老白鹿寺 Lao Pai Lu Ssu), and,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on the valley floor just outside the village of Ssu Wen Ch'ang, stands the pai Lu Ssu amid its waving bamboo groves.

Some fifteen or twenty years ago an American and a Canadian, roaming among the hills, discovered Pai Lu Ting and selected it as an ideal summer resort. During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some twenty-two cottages have been erected on the top, to which a mountain trail has been built. A swimming pool and two tennis courts add to the pleasure of the summer residents. About ten years ago ten thousand little Yun-Nan Pai trees (雲南柏樹) were planted along the paths and around the bungalows on the top. These straight trees have now grown skyward, with their red trunks and blue-green boughs, making of Pai Lu Ting a forested paradise. In the summer holidays, bungalow-owners and their guests look across many deep valley-chasms and blue distant ranges to the Tibetan mountains with their eternal snows eighteent to twenty thousand feet in

